

鏡中桃花源

談乾隆時期的鏡匣

侯怡利

爲了妥善收貯清宮內府各類珍貴的文物收藏，乾隆時期內府工匠極盡巧思，並根據文物材色加以設計製作各種文物外包裝，由於製作精美、用材考究，更成爲乾隆時期頗具特色的另類文物。本次「皇帝的鏡子—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」特展，特別展出部份院藏〈西清續鑑〉、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與〈寧壽續鑑〉鏡匣，正可用來詮釋乾隆時期文物包裝之美。

乾隆皇帝（一七三六—一七九五在位）曾將宮中所藏歷代青銅器整理、著錄並繪製圖像，陸續出版《西清古鑑》、《寧壽鑑古》、《西清續鑑·甲編》及《西清續鑑·乙編》四部圖譜類著錄，後被統稱「西清四鑑」或「乾隆四鑑」。也爲收藏「四鑑」中的銅鏡，用製作考究且造型特殊的書冊匣貯放，冊匣以書法、繪畫及雕刻做裝飾；甚至在成爲太上皇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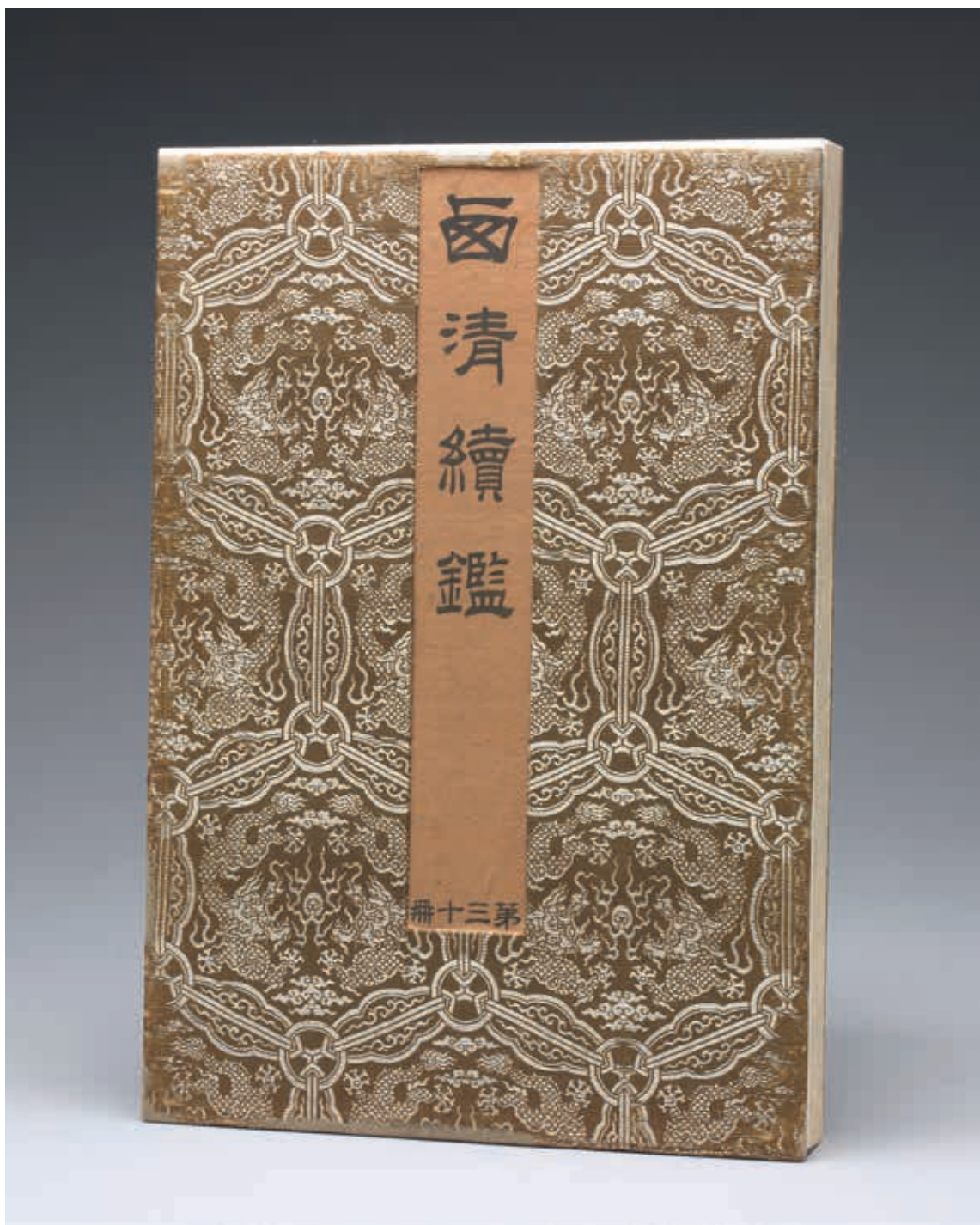
後，仍將銅鏡以冊頁匣裝，成套編組〈寧壽續鑑〉。

乾隆皇帝爲典藏銅鏡而作的五套銅鏡冊頁，以相同的設計理念，不斷複製，陸續在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到乾隆六十三（一七九八）年間製作，歷經五十餘年。這五套乾隆時期銅鏡收藏，現今分存於兩岸故宮，〈西清古鑑〉與〈寧壽鑑古〉存於北京故宮；國立故宮博物院則有部份

〈西清續鑑〉（即〈西清續鑑·甲編〉，因籤題未書「甲編」，故以籤題所書稱之），以及完整的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與〈寧壽續鑑〉。筆者曾目驗〈西清古鑑〉與〈寧壽鑑古〉之鏡匣各三冊，發現在尺寸、外觀、使用材質與製作概念，皆與本院所收三套相同，明顯有一致性與延續性。正因爲鏡匣有其一致性與延續性，因此，藉由鏡匣可一窺此類乾隆時期結

後，仍將銅鏡以冊頁匣裝，成套編組〈寧壽續鑑〉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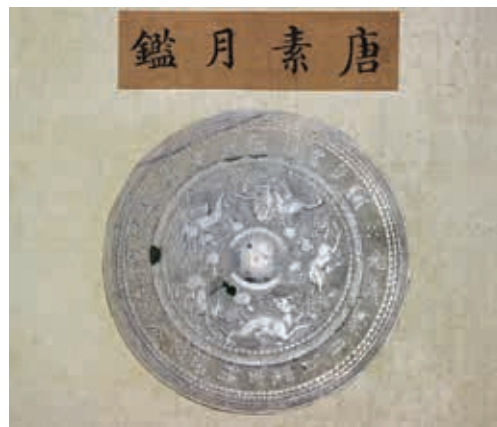


清 乾隆 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一冊〉鏡匣





圖二 〈唐素月鏡〉與鏡背彩圖 引自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九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鏡匣中的鏡背彩圖，就《活計檔》記錄，確知〈西清古鑑〉鏡背彩

趣。鏡正反面全貌外，也可以比對銅鏡資料的文字描述，有賞鏡閱讀之趣。

自於匠心獨運的設計並配合大量書畫的運用。藉由翻閱鏡匣冊頁的過程，可欣賞銅鏡冊頁「別有洞天」的設計。無論是〈西清續鑑〉、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與〈寧壽續鑑〉之鏡匣冊頁，都是「楠木胎糊文錦假紙書頭」，即木胎糊錦仿書冊的外觀，用所謂「香色地白花龍紋錦」封板凹槽簽有隸書書名與冊序之題籤，《活計檔》中曾記用「西清古鑑假藏經紙簽子」貼冊頁，以題籤紙質的質地色澤等特徵，應是藏經紙；打開銅鏡冊頁（圖一），冊頁面糊檔案所記「月白綾」，看到左頁是銅鏡鏡面，右頁對應的是如照片般，鏡背的紙本彩圖，挖裱於冊頁上，鏡面上有題籤橫書銅鏡名稱，鏡背彩圖上題籤直書銅鏡之基本資料，對照實物，題籤亦為「藏經紙」，除可在同一平面上，欣賞銅鏡正反兩面的全貌外，也可以比對銅鏡資料的文字描述，有賞鏡閱讀之趣。

鏡匣中的鏡背彩圖，就《活計

圖大部分是余省由負責繪製；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則有楊大章、謝遂參與。這三位先後任職於乾隆內廷的畫家，以《國朝院畫錄》之記載與其存世作品，不難看出擅長工筆與寫實風格，也因此負責繪製鏡背彩圖，將這些古銅鏡的色澤、紋飾甚至鏽蝕狀況忠實紀錄，傳遞銅鏡的金屬質感，善用受光面與陰影的對比來表達立體感。（圖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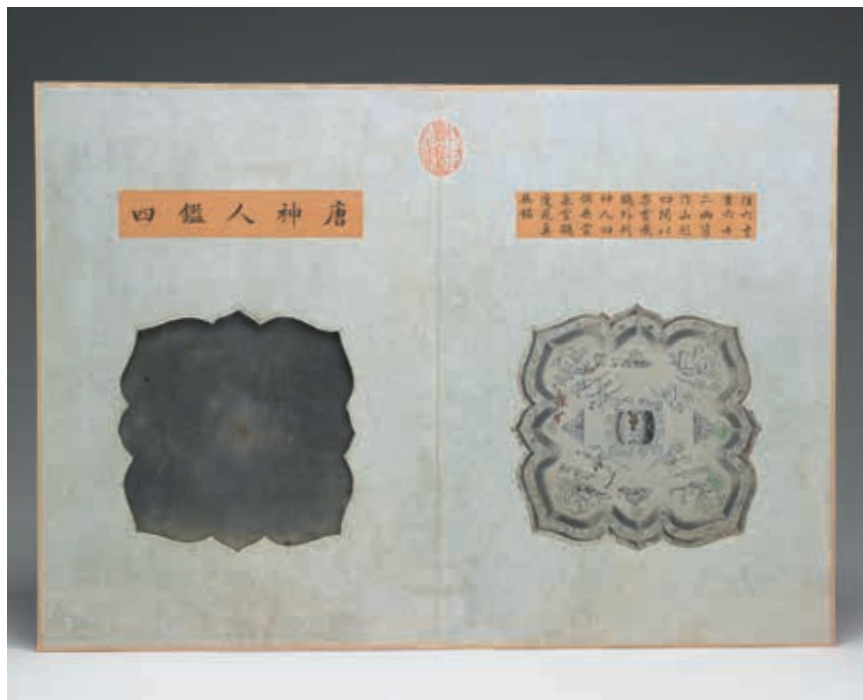
自封底開啓，頁面裱月白綾，左頁是綾本冊頁畫片，右頁看到雕刻精美的紫檀木璧形蓋，可欣賞內頁繪畫與木蓋雕刻，這樣的設計與檔案所記「鏡子背板上雕刻，下面寫畫，其後副頁著畫」相符，拿出嵌在冊頁第一層凹槽的木蓋可把玩，反面又可觀賞書畫；木蓋下，是與銅鏡外形相同的黃色錦（毡）墊，錦墊下第二層凹槽內為鏡背朝上的銅鏡。（圖三）取出銅鏡，透過冊頁鏡形開光，仍可以看到封面內頁的鏡背彩圖，如同銅鏡仍放在鏡匣冊頁中（圖四），既賞畫也賞鏡。

合書、畫、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的獨特之處。以下從外在形式來認識鏡匣的設計與特色，再藉由鏡匣製作的參與者，了解乾隆時期文化事業的相關脈絡。

鏡匣的形式

鏡匣在《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活計檔》（簡稱《活計檔》）中被稱之為「銅鏡冊頁」。就以乾隆時期製作銅鏡冊頁的歷程看來，時間最早的〈西清古鑑〉可視為樣本；換言之，陸續

製作的四套，皆以〈西清古鑑〉的鏡匣形式為樣本，進行複製。而銅鏡冊頁的獨特之處，在利用銅鏡扁平的特性，將銅鏡以書冊外形木匣展示與收貯。不僅妥善地保存銅鏡，觀看時兼具閱讀與賞玩之趣，其獨特的趣味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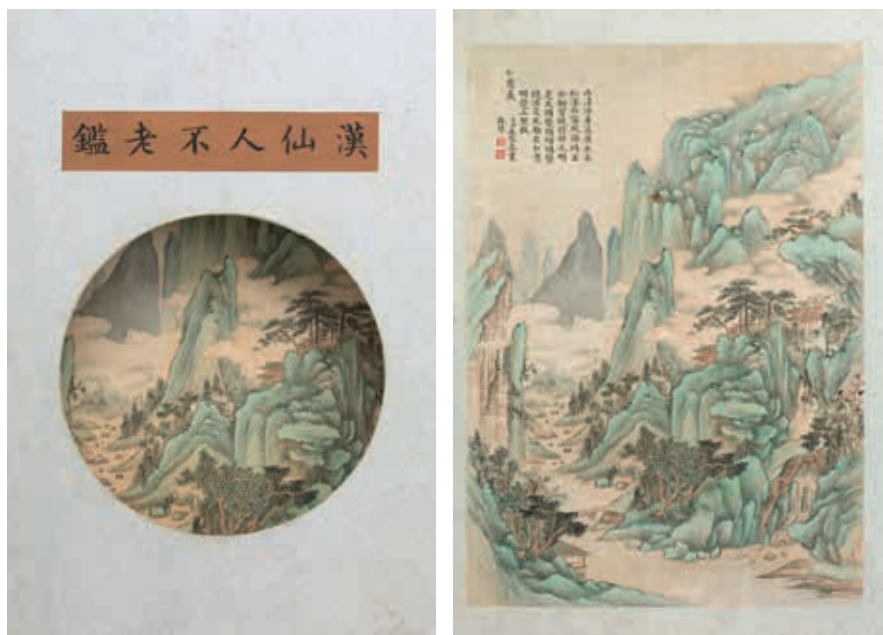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清 乾隆 〈西清續鑑·第三十冊〉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三冊〉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西清古鑑冊頁套匣」進行複製。並下令冊頁殼面用「香色地白花龍錦」。與本院所收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五十四冊，共一百面銅鏡，殼面糊「香色地白花龍錦」相同，唯花梨木套匣現已無存。又於四月初九日（如意館）：「交古銅鏡六十六面，各隨



圖五 清 永瑔 山水 引自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一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宣紙楊大章、謝遂畫，西清續鑑古鏡紫檀木背板上圓光三十五張，傳旨交如意館楊大章、賈全、謝遂分畫」。這段文字透露冊頁上鏡背圖多數是楊大章與謝遂所繪製的重要訊息，至於冊頁上書畫等相關，容後再述。

由此可看出，有了製作〈西清古鑑〉及〈寧壽鑑古〉的經驗後，對於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之配做並不陌生，顯然已有清楚的流程，因此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銅鏡冊頁宣告完工，並與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書二套一同上呈，乾隆傳旨「西清古鑑並書二套，俱交內務府大臣派人送往盛京安設」，可見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已編輯完成。隔年，乙編之銅鏡冊頁與書被送往盛京陳設。



圖六 雕刻木蓋附梁國治行書臨歐陽詢〈化度寺碑〉 引自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一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至於〈西清續鑑〉，是在乾隆四十八年（一七八三）下令製作，十一月二十七日〈廣木作〉：「交漢唐各式古銅鏡一百面隨鏡譜畫紙樣一百張，傳旨，照先做過西清古鏡冊頁套匣樣款一樣，配做一分，將冊頁每九冊配花梨木套匣一件，共五十四冊，計外套匣六件，欽此。」

顯然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同樣是根據照先做過西清古鑑冊頁套匣款一樣，配做一分，將冊頁每九冊配花梨木套匣一件，共五十四冊，配外套匣六件，盛裝得時交盛京陳設。

別有洞天的鏡匣設計

〈西清古鑑〉銅鏡冊頁在乾隆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）製成後，在乾隆四十二年（一七七七）十一月十九日完成〈寧壽鑑古〉，緊接著在乾隆四十六年（一七八一）開始了〈西清

續鑑〉甲、乙編書籍的編纂，以收藏在盛京的銅器是為乙編，隔年開始製作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銅鏡冊頁，據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二月十九日〈廣木作〉檔案記錄，在收到「漢唐各式古銅鏡一百面」後，乾隆傳旨：

顯然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同樣是根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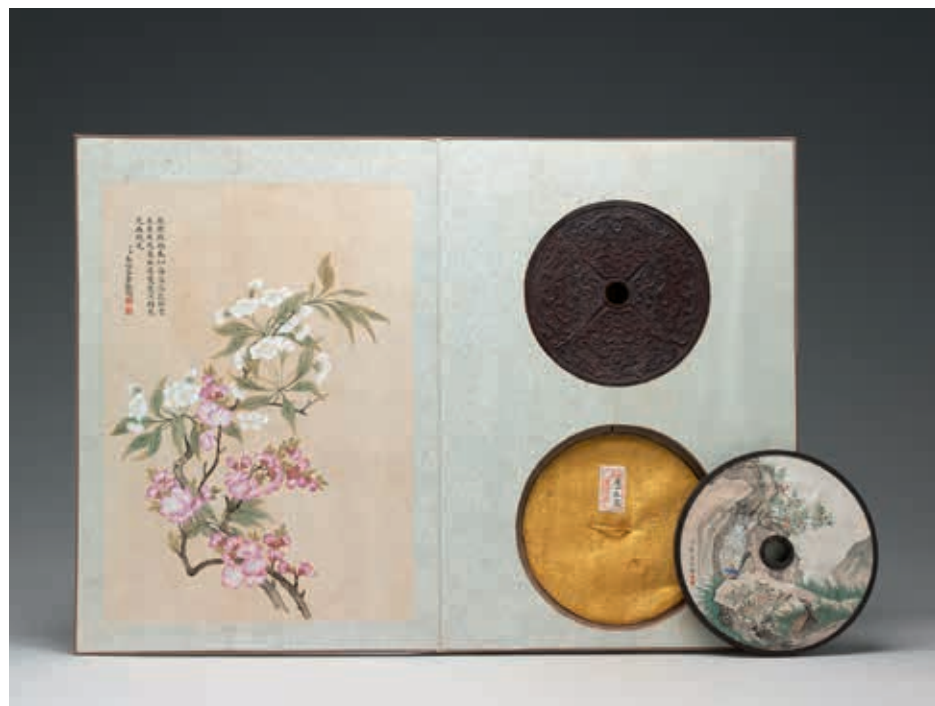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十六冊〉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雕刻木蓋附楊大章《梧桐院落》 引自《西清續鑑·第三十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徵「福」、「慶」，反面為梁國治（一七二三～一七八六）行書，臨歐陽詢《化度寺碑》（圖六），書法顯現秀美精謹之書風，院藏數件梁國治臨摹蘭亭之作，可見其書學淵源與清初帖學傳統之承襲。

再看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九冊》（圖七），內頁為永瑆設色畫折枝梨花與粉梅，並題詠花詩。透過圓



圖七 清 乾隆 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九冊》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西清續鑑》鏡匣完成後，被安放於快雪堂。對照檔案記錄，顯然續鑑兩套銅鏡冊頁無論在銅鏡與冊頁套匣數量，甚至參與繪畫的畫家等細節，有相當的一致性。

由院藏完整的五十四冊《西清續

鑑·乙編》鏡匣，可見此一時期鏡匣製作的規模。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一冊》匣貯乾隆品鑑為上等之《漢仙人不老鑑》一面，內有楷書品鑑目錄冊頁一開，封底內頁為永瑆畫青綠山水並題，巍峨聳立的層疊山巒，樓

閣隱現於雲霧中，山間有松石流瀑，溪岸林木蔥鬱，深邃幽遠，頗得宋元人筆意。透過鏡匣圓形開窗，畫面呈現如宋人小景山水的韻味，更是另一番景致，可見構圖佈局之用心。（圖五）木蓋刻蝠與磬於錦地上，象

孔，原畫巧妙的如開窗借景般，畫面白粉相映，清雅可人，更添賞玩之趣。詠花詩云：「澹澹枝頭春似海，溶溶花外雪生香。若為摹取邊鸞意，不辨花光與鏡光。」末句：「不辨花光與鏡光」，道出畫家善用鏡匣開光，呈現虛實相映的變化。

至於《西清續鑑》，本院藏有其中銅鏡五十七面及隨鏡之紫檀木蓋五十七件。後於二〇一〇年購藏十冊《西清續鑑》鏡匣。其中《西清續鑑·第三十冊》由，由法國巴黎銀行贊助本院修復。匣內收貯《盛唐飛仙四岳鏡》（見圖一），內頁有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，封底內頁畫片不存。木蓋雕獸面紋，另面為楊大章淺設色畫梧桐院落（圖八），構圖上，巧妙地借木蓋之開孔為圓窗，舒爽的夏日，童僕垂釣於水邊，文士漫步於庭院，屋宇旁綠竹被微風吹拂，設色清雅，筆法細膩。

鏡匣冊頁封底內繪畫無論是山水、花卉，透過畫家精心的佈局，在取出銅鏡後，透過正面的開光，將原本繪畫巧妙地截取，冊頁本身的厚度

更營造出空間感，使觀者彷彿正倚窗賞花，或臨窗悠遊山水間，與觀看封底全圖是截然不同的視覺感受。

紫檀木蓋中的桃花源

鏡匣冊頁中有依銅鏡尺寸製作大小圓壁形雕刻紫檀木蓋。據《活計檔》，乾隆二十二年完成《西清古鑑》冊頁套匣後，曾降旨修改的細節中，稱這種木蓋為「紫檀木壁（壁）」。木蓋由四塊紫檀木組成圓壁形，一面淺浮雕紋飾，除做成漢代玉璧形式外（圖九），主要匯集了乾隆時期清宮慣用的各類裝飾紋樣，取材豐富多樣且無一重複，結合各種吉祥圖案。如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六冊》的一件木蓋（圖十），滿刻祥雲上五福捧壽紋四組，線條流暢且紋飾細密。又如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三十二冊》木蓋（圖十一），刻兩組象徵祥瑞的雙龍戲珠紋」。又有以整幅構圖來呈現吉祥寓意，如《寧壽續鑑·第四冊》之木蓋（圖十二）刻三羊與太極於錦地上，象徵「三羊啓泰」。其他如如番蓮或纏枝

續鑑·第二十四冊)鏡匣雕刻木蓋後有金士松書(一七二九~一八〇〇)行書〈餘冬序錄〉關於透光鏡之記載,行書工整流利。(圖十五)

至於畫片,題材以山水、花鳥為主,偶有人物畫。「圓光」畫片的造形特殊,因此可看到畫家借「圓光」的發想,成為別有洞天的有趣構圖,如在〈博古圖〉中借圓光為玉璧圓孔(圖十六);或以圓光為湖石的天然鏤孔(圖十七);還有借圓光為樓閣門窗。(圖十八)還有以「桃花源」為題材(圖十九),畫面上桃花夾岸盛放,漁人正準備泊舟,走向

山洞的時刻;或是無人的小舟泊於溪水盡頭,以圓光為山洞,暗示漁人已走入洞中,前往美麗的桃花源。(圖二十一)

至於銅鏡冊頁上的書畫作品,其中〈寧壽續鑑〉的畫家存世作品鮮為人所知,這些作品的存世,是對嘉慶初年宮廷畫家認識的補充;即使著名如劉墉,書法作品於本院清宮舊藏中並不多見,卻在兩套〈西清續鑑〉紫檀木蓋上,保存了十七件精湛的小楷作品;其他如趙秉沖,雖然乾隆後期內廷篆、隸之作,常出自其手,但清宮舊藏少見,卻在〈西清續鑑〉有多

件篆隸書法作品。這些原本用來裝飾銅鏡冊頁的書畫作品,相當程度補充了對於乾隆中後期宮廷書畫家作品風格的認識。

承先啓後的文化事業

參與鏡匣寫繪之書畫家,其中〈西清古鑑〉的部分,就筆者目驗之三冊:第一冊封底為鄒一桂(二六八六~一七七二)山水,木蓋有二:一是允禧(一七一~一七五八)山水、一為汪由敦(一六九二~一七五八)篆書〈唐盧照鄰春晚山莊率題二首其二〉;第二十六冊封底是



圖十三 雕刻木蓋附劉墉臨〈宋人尺牘〉引自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六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雕刻木蓋附趙秉沖書〈康鼎銘〉引自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一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五 雕刻木蓋附金士松書〈餘冬序錄〉引自〈寧壽續鑑·第二十四冊〉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清 乾隆 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六冊〉鏡匣雕刻木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 乾隆 〈寧壽續鑑·第二十三冊〉鏡匣雕刻木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清 乾隆 〈寧壽續鑑·第四冊〉鏡匣雕刻木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清 乾隆 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三十二冊〉鏡匣雕刻木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花等常見的裝飾圖案;或取自銅器玉器的仿古紋飾如獸面、雲雷紋;再根據空間佈局加以變化融合,雕出一件件充滿裝飾趣味的木圓壁。

紫檀木圓壁另面的紙本書畫作品,檔案以「元(圓)光」形容,圓壁形的書畫作品,顯然是為搭配銅鏡冊頁的創新設計。就以完整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、〈寧壽續鑑〉為例,全套有一百件紫檀木蓋,其書法繪畫各占一半。「圓光」書法直書如扇面寫法,篆、隸、行、草、楷諸體兼備,或臨摹、或自運,其中〈西清續鑑·乙編〉錄寫自各種詩詞文集或著名法帖甚至鐘鼎銘文,如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六冊〉鏡匣雕刻木蓋,有附劉墉臨〈宋人尺牘〉,臨寫〈李建中許昌帖〉、〈林逋手札〉及〈虞允文書尺牘〉,用筆或圓轉或瘦勁或豐厚,皆以脫離原帖面貌,為自運之作(圖十三);又如〈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一冊〉鏡匣雕刻木蓋後有趙秉沖篆書〈康鼎銘〉。(圖十四)至於〈寧壽續鑑〉則以各種書體,抄錄歷代與鏡鑑相關的文詞,如〈寧壽

清古鑑》的書畫家皆已辭世。至於會目驗之《寧壽鑑古》，書畫片皆已無存。而從《活計檔》乾隆四十一年年的紀錄得知，將「其畫片交如意館姚文瀚等並董誥、弘曄分畫，字片交懋勤殿翰林們寫」。代表《寧壽鑑古》的製作既是承繼，也開啓了新頁。

到了乾隆四十七年開始製作《西清續鑑·乙編》，隨即製作《西清續鑑》，兩套續鑑冊頁，在銅鏡、冊頁與木套數量皆相同。《活計檔》中看到，其中搭配冊頁的畫片曾分給楊大章、賈全與謝遂三人繪製；對照現存實物，除在檔案中曾提及的楊大章、

賈全及謝遂外，還有董誥（一七四〇～一八一八）、弘曄（一七四三～一八一八）、永瑤（一七四四～一七九〇）、汪承霈（？～一八〇五）、關槐等人之畫作；至於書法則由劉墉（一七一九～一八〇四）、梁國治（一七二三～一七八六）、金士



圖十八 雕刻木蓋附楊大章《樓臺月夜》與清焦秉貞《竹院清溪》 引自《山水》第五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六 雕刻木蓋附賈全《博古圖》 引自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二十二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雕刻木蓋附楊大章《湖石草蟲》 引自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十五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張若靄花卉，木蓋一是勵宗萬（一七〇五～一七五九）畫人物，一是梁詩正（一六九七～一七六三）行草《周庾信徵調》；第二十八冊封底為允禧畫山水，木蓋為劉統勳（一六九八～一七七三）楷書《跋淡墨碑銘》。此外，尚有一冊見於《天府永藏》圖

錄，封底為勵宗萬畫松下高士，木蓋為董邦達（一六九九～一七六九）畫人物。其中梁詩正、勵宗萬、董邦達、張若靄參與了《石渠寶笈》的編纂，之後梁詩正、勵宗萬、董邦達、汪由敦也參與《西清古鑑》之著錄，都是乾隆時期收藏文化的重要推手；

上述這些鏡匣冊頁書畫的作者，無論其身分是宗室如允禧，或重要文臣及書畫家，都是乾隆前期內廷書畫的一時之選，標示了《西清古鑑》的時代意義。事實上，在乾隆四十年開始製作《寧壽鑑古》時，上述這些曾參與《西

松與玉保也曾參與過《西清續鑑》書籍的編寫。事實上，與《西清古鑑》參與者相同，這些書畫家是內廷書畫的代表，同時也是重要文臣，也共同

參與許多重要著錄的編修，其中曾任《四庫全書》編修工作的有永瑤、董誥、劉墉、沈初、梁國治、曹文植、彭元瑞、胡省蘭等人；《石渠寶笈續



圖二十 雕刻木蓋附賈全〈桃花源〉 引自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十九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雕刻木蓋附楊大章〈桃花源記〉 引自《西清續鑑·乙編·第三十二冊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松（一七三〇—一八〇〇）、彭元瑞（一七三二—一八〇三）、曹文植（？—一七九八）、董誥、趙秉冲（生卒年不詳，乾隆後期為懋勤殿行

走）所寫。這些都是活躍於乾隆中後期的宮廷書畫家。依檔案記錄與實物顯示，董誥、弘昉曾參與《寧壽鑑古》、《西清續鑑》兩套鏡匣書畫片

的寫繪；此外，彭元瑞曾參與《寧壽鑑古》書籍的編纂，後來也和董誥、金士松編寫《西清續鑑》，都說明了無論是著錄或銅鏡冊頁，在編寫與製作上有其延續性。

不僅如此，參與《西清古鑑》與《西清續鑑》銅鏡冊頁的書畫家，都有宗室皇族成員，《西清古鑑》有允禧，《西清續鑑》則有弘昉、永瑤；有趣的是，許多重要文臣父子檔的先後參與，其中汪承霈為汪由敦之子、劉墉為劉統勳之子、董誥為董邦達子，父子二代都為乾隆時期文物收藏做出貢獻。

這樣的延續性，從乾隆皇帝晚年實已進入嘉慶年間製作的《寧壽續鑑》也可以看到，在繪畫部分是由嵩山、周禮、強懋、德山、張天禧，書法則分別為彭元瑞、趙秉冲、金士松、玉保、沈初（一七三五—一七九九）、周興岱（二七四四—一八〇九）、玉保、吳省蘭（？—一八一〇）。其中彭元瑞、趙秉冲、金士松三人，在《西清續鑑》與《寧壽續鑑》都有其書法作品。彭元瑞、金士

編》有董誥、彭元瑞、金士松、沈初及胡省蘭。這些參與者，可說是承先啓後的成就了乾隆時期的文化事業。

結語

乾隆皇帝為典藏銅鏡而作的五套銅鏡冊頁，以相同的設計理念，不斷複製，陸續在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間製作，歷經五十餘年，時間跨度之長，在乾隆時期實屬罕見。因此透過鏡匣，可以看到乾隆時期不同階段君臣合作之組成，而所搭配的書畫作品，也反映了所屬時期宮廷書畫之好尚。鏡匣將銅鏡以書冊外形木匣收貯，圖譜與著錄相互呼應，是文物保存包裝特殊形式；在裝潢搭配上，配有精美的紫檀木雕刻蓋，更運用眾多宮廷書畫家及文臣的作品，使得冊頁本身，無疑是乾隆內府製作的精美文物；在設計上，善用鏡子圓形的概念，以開光借景方式搭配繪畫，顯示乾隆時期獨特的文物包裝藝術。藉鏡匣冊頁別有洞天的巧思，具體呈現鏡中桃花源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